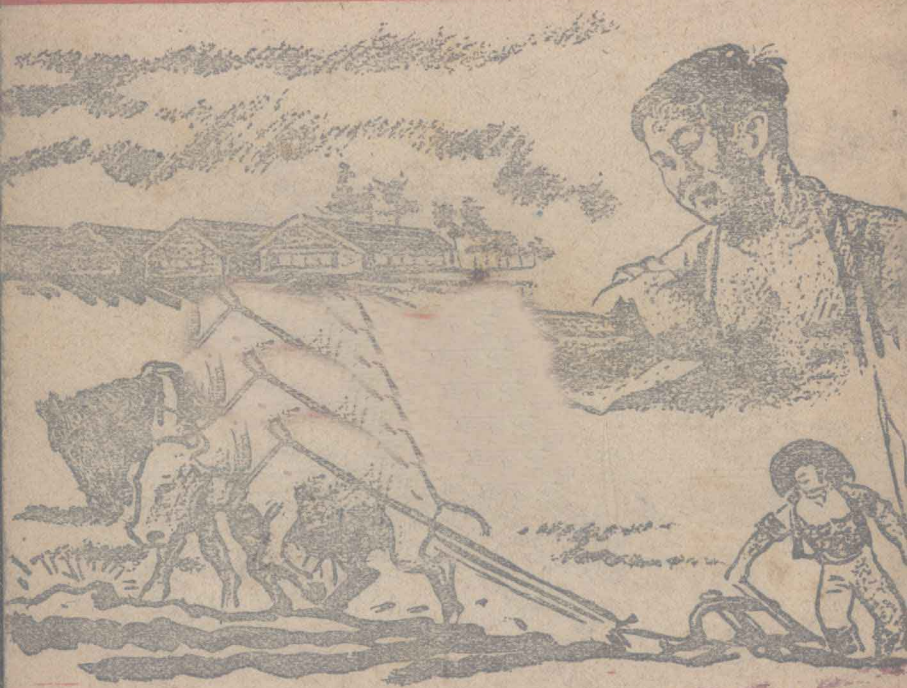


友陶然的路道

劉子久著



北京書店印行

夏陶然的道路

東北書店印行

夏陶然的路

著作者

劉子久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佳木斯 哈爾濱 齊齊哈爾 牡丹江 東北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冊定價

元

民國卅六年九月初版。15000。

目 錄

夏陶然的道路·····	(一)
讀完『夏陶然的道路』·····	何啓君(一〇)
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劉子久(一二)

夏陶然的道路

按：夏陶然，是我們大家所久已熟悉而且仰慕的名字。過去劉子久同志曾特別表揚過他。但到現在我們才收到這個生動具體的工作報告。他是一個八路軍的老戰士，曾與敵人搏鬥數十次，並得兩次彩，因身體虛弱才從部隊裏下來，被派作中渾小學校長，現被選為華中青年聯合會執委。很年輕，只有二十五歲。這篇文章就是他的工作報告，稍加刪改而成的。

解放日報編者

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 比開荒還難

我到校的第一天，鄉長找人給我搞伙食。老百姓都不肯，說從前×校長一天幾個菜，還不給菜錢，大家吃雜糧，他要吃好麵。

我只得親自去動員，老百姓還是推說他家沒好菜吃，我就說：『我不是從前的×校長，菜好不好不要緊，沒有菜也行。』那家子聽了我的話才好了些。他又說：『說起×校長，我們實在供不起，吃好麵還不說，就是鹹大了些，他聞一聞就不吃。臨走時，他說他領下的是雜糧，吃的好麵，不好意思，說把雜糧賣了再給錢。可是，到底連一個錢也沒給，都帶走了。』我連忙解釋：『我可以先給你一個

月的糧食，你家吃什麼我也吃什麼。」這才說通了。

第二天，我請鄉長幫助動員學生。誰想，人家都說『我們不上什麼學。』有一家又驚又怕的說：『先生，做做好事，留下我家的孩子吧！別再糟踏他了！』我覺得奇怪，追問她，她才告訴：『×校長硬把我家孩子逼到學校裏，說不去就抓人。沒想到去了幾天，就把小孩子打得眼睛都出血了。』

經過了解釋，總算有了八個學生願意上學了。我先找學生問問從先的情形，他們說：『×校長有八天沒給我們上課。我們背不出書來，就打。看見我們吃花生，就罰我們回家拿花生給他吃。』我只好嘆氣。可是八個學生怎麼能開學呢？

那時，剛過年才幾天，我就把一個月的糧食，扣下必須吃用的，其餘便去換了些禮品，找鄉長陪着去向幾家士紳拜年。鄉長向人介紹我文化高，能力強，可是我只上了五六年私塾，在部隊裏幹了幾年，從沒教過書。聽着，心裏發急。

後來我向臨近一個小學校長去求教。他聽了我的話，也只嘆氣說：『整理辦油了的學校，比開荒還難哩！』

二 開 學

學校開學了，我預先聲明不打他們。學生和學生的家長都不相信，甚至不同意。學生們見我好說話，常求我講故事。我只有槍桿子的故事，我講前方的情形。學生們又要我教唱歌，我不認得什麼

譜，實在張不開口，只好把在部隊裏學的幾個教給他們。學生們跟我親近起來了，晚上還來找我。可是他們總共也才有十多個。莊上一家有喪事，我賒了點紙錢去燒，居然又來了幾個學生。

學屋太歪了！一下雨就不能上課，學生向我提議找鄉長請人修，我想，找民快定遭反對，我向學生提議自己修：

『粗活我幹，其餘大家幹！求人不如求自己！』

學生們都很高興，分了兩個組。找工具的、抬水的、泥牆的，一天功夫完成了。莊上一個姓林的老先生不相信，說×校長這樣厲害，修了幾天沒修好。就在第二天親自走來一看，向我點點頭：『倒管呢……還結實。』

三 這是學校的祖業

學校屋後有點地，我提議生產。學生有的主張種菜，有的主張種瓜。我看生產救荒，應種些長能吃的，於是決定先種菜。

全校大小學生分成兩個組，便開始挖土，可是土質又堅又硬，挖不動，學生提議借犂耕。不巧，一下犂弄毀了。這下子家長便有話說了：『一天到晚不好好管教學生唸書，倒幹什麼活，又不是他家祖業，這麼起勁，現在犂毀了，看他怎麼辦！』

我一面叫學生解釋，說這確不是我的祖業，這是學校和大家的祖業。一面又買了一個新犂，去賠償。那家見了舊的換了新的，才又說了客氣話。

種下菜，每人又種了兩棵樹，又想種麻了。沒有麻籽，發動學生回家找，家長又惱了：『看他樹根底下能長什麼，那還不是糟踏！』學生偷偷地把麻籽送給我，家長更惱了：『上學不幹點好事，沒規矩，那像個學校，明天還不如留在家裏幹活！』

學生澆水勤，菜長得快。收割最大部份分給莊上窮人炒豆餅吃了，學生家裏窮的也分些。分不到的學生就埋怨：『澆水出力倒落不到吃！』我說：『給窮人吃了，就算做了一件好事。』他們也沒話了。

四 『蝲蛄子上山、前（錢）心重』

菜吃完了，又種黃瓜和棉花，可是棉花地沒有糞，學生說：『先生上回出錢買犁，這回我們出錢買糞。』我想野地裏有的是豬糞，拾就是了。每天三遍：清早起，早飯後，放了學，各一筐。此地人懶不去拾，我一個人三天就積了一大堆，學生也跟着來了。

可是莊上那些二流子甩大袖子的，眼紅了。問我拾糞不嫌髒嗎？我說：『髒，吃起來可香呢！』他們又問：『這許多糞可賣？』我說：『生產用的，不賣。』

有的人便暗地裏罵起來，說我：『蝲蛄子上山，錢心重。』又說我下賤，我不作聲。後來，他們越看越眼紅，也搶着來拾了。

春荒嚴重起來，有六個學生家裏沒有糧食，也沒牛車，家長要學生去拔草，我便和學生們商量：『我給你們想辦法，又能拔草，又能上學可管？』學生當然贊成，分頭回家說去，可是都遭反對。說是再上學難道先生給飯吃不成？沒辦法，我買了些紙烟把學生家長都請了來，說明了意思，他們還是

不贊成。認爲又上學又拔草是『駝子跌脚，兩頭不着實』，還不如請幾天假。

我拉通了那個姓林的老先生（我很尊敬他，他也私下稱我『這孩子』，說我對他倒不錯），推動他一說，有五家勉強答應了。學生們很高興，編成一個割草小組，選了一個小組長，每天上午回去拔草，中午回來。我給他們過秤，割的最多的獎他們一兩支粉筆。下午來學校上課。他們拔了草，功課也沒掉；拔草的時候，還能自動的複習。

另有一家姓趙的有牛沒人放，怎麼也不讓他兒子上學了。孩子苦着臉來找我，我要割草小組開會出主意，他們要姓趙的這孩子一起去，一起回。故意少拔些草，再走他家門口過，第二天果真這樣作，他父親見人家孩子拔得多，自家孩子拔得少，便罵他的孩子，拔草小組故意逗他：『我們上了學，才拔得多！』姓趙的家長不相信，說是他孩子幫人拔了，拔草小組說：『拔草，是跟先生學的，先生一教就拔得多。』姓趙的家長又氣又惱的說：『隨你去吧。』孩子跟着拔草小組半天上學，半天拔草，比在家拔一天還多！

五 『我不是咕嚕子……』

『四四』兒童節，輔導區舉行比賽。學生們天天一早就來學校，又練習唱歌，又讀書。比賽時得了個第一，大家很高興。

天熱了，莊裏家家戶戶編草笠去換糧。有十多個學生，家長不讓他們來上學。他們晚上偷偷跑來找我，要我晚上教他們識字。我讓他們自己編個組，我買燈油教他們。可是，因爲學生天天想上學，

在家裏不安心，家長們也不高興。我到縣府文教科借了五百元，三百元借給窮學生家長做本錢，要學生拿着竹子等材料到學校裏來編。剩下的二百元，我自己買了些材料，成立了兩個竿笠小組，集體生產；讓學生選舉一個生產管理委員會。錢、材料、編成的竿笠，都存在學生家裏，每天總結一次，學生自己記賬，學的算術也用上了。

竿笠編的很快，第一次賺了五百元，分給各家買糧食吃，本錢又留着作生意。後來本錢還過了，還剩四十多個竿笠。

莊上人說我這種行徑很奇怪，我說：

『我不是蝟螻子……』

六 夏收工作

麥子熟了，學生們放假回去，多半要幫助自家收麥。我幫幾家抗屬烈屬下田去收。莊上人說我作賤。那些甩大袖子的故意跟我講：『你放了假，坐着，躺着還怕不給你飯吃！』有一個學生的哥哥在部隊裏工作，這回回來，他父親就要留他在家裏收麥子，他哥哥硬是走了。他父親可生了氣，罵那學生：『都叫你們上學唸書，給八路軍迷了心去，一個也不要家了，你們都給我滾。一個也不要回家！』孩子跑來對我哭，我說明天幫他家割。

第一天我去了，那老頭子怕我不會割，要我看麥子。我還是割了，但割了一溜，手就破了，我沒作聲。可是身體不好，實在困了，倒在一邊躺着了。我醒來一看，不好了，人家已經又割了一大溜

了。我連忙幹，還好，後來還是趕上了。

割了兩天，湖地全割完了，我想回去給別人割。可是他要我到河西去看麥，我到了河西又給他割了兩天。割完，他來說找不到人，要我幫他打場，打場倒容易，可是我不會。我找保長換工，保長替我揚，我替他割。完了，老頭子還不叫我走，我想看他怎麼弄？他要我曬麥子，我就曬了。曬完，我又給堆上，他這才滿意。臨走，我給他說：

『我幫你幹活，你可不要罵你的兒子上學了。』他笑了。

七 學生喜歡我，我也喜歡學生

莊上的私仇很厲害，一家姓潘的，一年被人給放了四次火。火燒了，莊裏人都圍着看，誰也不去救一救。那次我一個人上去救了。救完火，我去查問究竟，給他們說和，排解。

我沒有衣服穿，老百姓又沒有空，我就在禮拜天給老百姓鋤地，他們給我衣服做起來。

本來，要我教書，實在是『趕麵杖吹火，一竅不通』，我只好常到旁校參觀，自己也想點小辦法。我教種菜種棉，就叫學生去看看老百姓怎樣種，再在自己學田裏學着種。錯了，討論糾正。我教他們『常識』，講到人離不開空氣，就叫他們把門關上，大家覺得悶的慌，就都知道了。

因為我文化低，教書又不能馬馬虎虎，所以課前我總要好好準備。學生問我字，我沒有字典，不認得就去問那個姓林的。我也問學生，拾糞的糞叉子，我寫不上來，學生告了我。『國』字，我念作『鬼』字，學生笑了，說應該念作『果』（國字那地方讀作『果』），我也學會了。

我的身體不好，精神來不及，就要大學生教小學生，有時比我教的還好。二年級一個姓趙的，才九歲，很聰明，另外有個八歲的孩子，很笨，我儘教不好，就要姓趙的教他，沒一個月把一本國語都教會了。識字班，民衆夜校，現在也都由他們自己進行。

學生的管理，現在也都由他們自己管理了，不用我操心。起先管不好，好一點的學生向我提議：犯規的該打。我問大家『願意打，還是不打？』大家都主張打，連壞學生也願意打。可是，我還是不打，我把最調皮的學生編成一個小組，排隊站着頭先，每一天讓他們記下『調皮賬』，打架幾次，罵人幾次，然後公佈，要他們改。多數都改得很快。也有老臉皮，給他說過了，又忘了，我就要大家『鬧』他，有一次『鬧』哭了，我再哄他，也就改好了，而且進步特別快。

兒童團，除了自治，互相幫助學習，就是辦識字班，民衆夜校，查路條和站崗。有一次，從浮山來了兩個便衣戰士，拿着槍。小的一個學生怕，大孩子說：『怕什麼？夏校長也是當兵的！』就上去要路條。那個戰士不理，嚇唬那兩個孩子說：『把你們的眼睛扣出來！』學生怕得跑回來直哭。我出去一看，那一個戰士剛要過去，我問他們要路條，他們說：『沒有』。我說，既沒有路條就把槍放下，他見是我，不敢違拗。以後浮山檢查所寫信來，才放走。這一下，兒童團更積極了。

八 收場教育開辦起來了

我們的收場教育開辦起來了。男孩子有三十人，分兩隊，由積極份子擔任隊長，也有團長；另外還有八九個女孩子，也編了一個隊，是由學校兩個女生教的。因為他們害羞，初上來不敢見人，只好

由女生教，時間長了，也就好了。

收場教育能辦起來，首先是抓緊了積極份子。再由他們來活動與組織。在沒有領到書以前，每天寫紙條子來教的。

頭一天教：我們是放牛隊，你們是割草隊。

第二天教：放牛割草，也要讀書識字，才是好兒童。

第三天教：放牛好，割草好，讀書識字更好。

小孩子，晚上回來，拿紙條問老板，老板也教他們並且很高興。他們問我：『忙湖（地裏）又忙家，能忙得過來嗎？』

領到書以後就不寫紙條了。他們學得很快，一個小孩子已經認得五十七個字。

小孩子在湖裏，每天看見我去時，就跳着叫着不知如何是好。教過課後，他們還在一塊討論。我給他們一塊小黑板，每天給一支粉筆，叫他們練習寫字。他們晚上回來，把牛一拴就跑到學校來。除了唱歌以外，我還得教他們念書。

我上次到縣裏開會，他們問我：『你什麼時候回來呢？我們都等着你。』

因為天氣熱，他們怕我太累了，都願意到學校裏來上課。現在是由學校的同學們教的，他們教學活動都在中午。那一組放牛孩子來齊了，負責那一組的同學就去教。總之，他們各找時間，每天都要上課。晚上，大家又都集合到學校裏來唱歌。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展起來的。

讀完『夏陶然的道路』

何啓君

『夏陶然的道路』在教育上提供了許多新的東西，在羣衆工作特別是在青年羣衆工作上，則有着更爲新鮮與豐盛的發揮。

青年羣衆工作在農村，在新政權樹立之後的農村，該作些什麼，並怎樣去作呢？這是一個沒有得到完滿解答的問題。『夏陶然的道路』在這裏就給予我們若干深刻的啓示。

在農村中工作，目的是爲了革新農村，提高農村，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使工作適應農村的條件。

夏陶然的編竿笠，割麥子、割草、拾糞、種菜、種棉、修房子、組織放牛娃、辦識字班、民衆學校，以及站崗放哨維持治安；直到他的布衣粗飯，年節禮還，無論從工作的內容，從工作的方法來看，他都是首先適應了村子裏的條件與可能，又轉而超出了那舊的藩籬，提高其原來水平。有適應，有鬭爭。

只有善於合度的適應，善於合度的鬭爭，並善於運用此二者之結合的人，工作才會搞得出色。

夏陶然的工作，總是緊緊與生產密切結合着的。青年特殊要求有時會和家庭整個要求，發生一定

程度的矛盾。當春荒嚴重時，每個家庭都要他的兒子回家去割草，當初夏，糧食發生青黃不接時，每個家庭都要他的兒子去幫助編竿笠，賺錢吃飯。在這樣的時候，夏陶然既不是完全停止學生讀書，也不是叫學生不管家裏生產，他發明的辦法是使學生又能生產，又能讀書。異常巧妙的解決了一般需要與特殊需要的矛盾。

我們的夏陶然，可以作為解放區農村工作者的典型。他不好吃好喝，穿着農民的短衣（我有一張他的照片），不是『老師』和『先生』，他拾豬糞，蓋房子，心裏終日盤算着的，不是自己當年的英勇，自己的汗馬功勞，自己的今日生活；而是窮人家的吃飯，養牛，收麥子等等羣衆的生活與困難。他去幹活，去勞動，而把收穫分給窮人，他還是受了些反對，甚至一開始農民也不完全滿意他。但他從無淒涼之感與寂寞的心情。

『夏陶然的道路』是一本工作手冊，為每一青年工作者所必讀。願我們都從這裏學習到些東西。

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原文發表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報——

按：這封信的作者劉子久同志，內戰時期任河南省委書記，抗戰時期曾任淮北區黨委書記，現仍爲淮北抗日根據地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四個月前來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這封信，著者原意是想託人帶去的，當他交給中央同志觀看時，中央同志認爲可以重且應該在黨的機關報上公開發表，並委託新華通訊社廣播淮北及各地，使各地各級領導機關中的同志以及廣大黨內外羣衆均能認識，因爲劉子久同志在他的信裏，代表廣大黨內黨外羣衆說出了心裏想說的話，而他指摘的弊病，作爲現象的一種，或一個側面，在我們黨裏，在各個抗日根據地裏，幾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去年整風運動中，這些弊病是在逐漸克服中。但是還沒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門，整風還未深入，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誇自滿，自高自大，官僚主義，脫離羣衆的風氣，並沒有很好的受到批判？認真關心羣衆利益，認真揭發黨內外的民主，認真向廣大羣衆中與各個階層中的模範人物學習，發揚這些模範人物的事蹟，當作推動全黨工作的範例，這種作風，還沒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還須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們曾發表蘇聯作家的劇本『前線』與郭沫若先生的歷史論文『甲申三百年祭』，並印成小冊，發給同志們閱讀，目的都是幫助同志們整風，使我們黨內的不良作風早日得到清除，正確作風早日得到普及。現在又將劉子久同志的信發表並將印成小冊廣送同志閱讀，同樣是爲着這個目的。

解放日報編者

淮北區黨委諸位同志：

我在中央黨校學習已經是四個多月。學習法是用反省的方式，去聯系實際，來檢討過去自己及黨的各種政策與工作，以求得把自己的思想搞通。現在將學習中反省到的幾個問題寫給你們看一下，是否對，尚不敢十分自信。

一 從『走夏陶然的路』說起

夏陶然同志，據說是我們二十五團的一個偵察員，因身體不好，在前年實行精兵簡政時，把他精簡了。精簡後，他到中潼村小學當教員，這個村子的學生很少，老百姓不願子弟上學，經他調查，知道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這個村莊太窮，學生念書與他們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困難）不能解決，所以常常是有先生，無學生，毫無生氣；而過去的一些先生們，則給這個村子的羣衆加上了一頂很『落後』『不開通』的帽子，以掩飾其辦學的無能。夏陶然同志到了那裏之後，從他同學生及學生家長的親切談話中與自己的切身經驗中，很快的看出了這個矛盾，並想出了解決這個矛盾的方針與辦法。方針就是把學生的學習與生產結合起來；辦法就是把那一二十個小學生按照他們的家庭與本人的情況，採取自願的方式，編成幾個小組，如放牛小組、割草小組、挖菜小組、編筐小組等。這樣實行集體與互助勞動的結果，學生除了念書之外，生產方面，較他們在家裏幹活時的成績，還大得多。於是，在開學之後，曾被家長留在家裏幫助幹活的學生，又送來了，有些本來就未去上學的小孩子因看到這種情形，其家長也要求將他們的小孩子，送到學校裏，去跟夏老師念書。因此學生的人數就逐漸多起來。